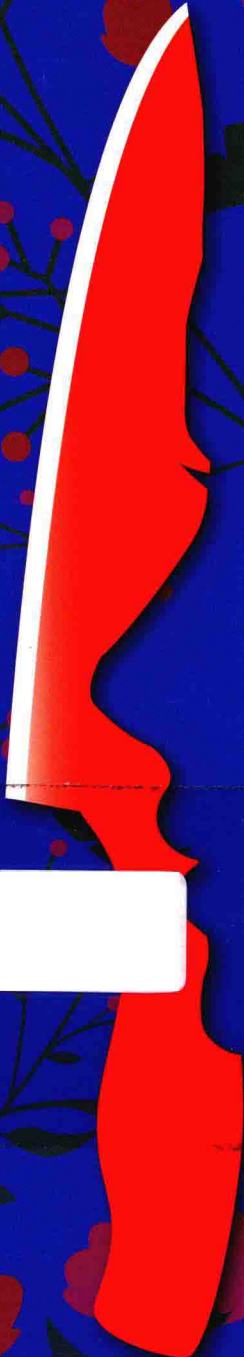


狐步杀



将所有的刀光剑影暗藏于无限优雅之中，
一切算计都在步伐的方寸之间，慌者输，乱者杀。

张欣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张欣
著

狐步杀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步杀/张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 12

ISBN 978-7-5321-5767-9

I. ①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6679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狐步杀

张 欣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2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67-9/I·4597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404766

朝深处想,往小里说 (代序)

张 欣

回到写中篇小说的队伍里,以为自己驾轻就熟,一不留神还是写成了单行本。是一首死亡圆舞曲或者一部重生记。恕不赘言。

近年,文学经历各种震痛和裂变,终于还是市场化了。几乎每个作者都会感受到边缘或者被边缘,所谓的主流文学系统看上去高大坚固,在任何说辞面前纹丝不动。然而静水深流,还写吗?还能怎么写?经典都被诟病读不下去的时代坚持写作还有意义吗?

我不是来回答问题的,这是天问,无解。我只想说我能够感受到的东西。其实自内心深处,我是非常迷恋故事的,当然是好故事或者说带有传奇色彩的好故事。时至今日,太会写故事的人也会被评论家或者同行看轻,更不要说当年淡化人

物和情节的潮流奔涌而来,我甚至有过不知所措的惊慌,深刻质疑自己的文学品位,感觉从思想到行文一切有待提高。而后的文学主潮简而言之就是把小说写成文本,严肃,紧张。再后来是宏大叙事一纸风行,不见得是写大事件,就是极小的人物和事件也必须找出宏大的意义,或者有关人性的叩问。

但其实,小说也有解闷的功能,有只呈现不解释也不分辨的功能。当有素材打动我的时候,想写想表达应该是最重要的吧。所谓以初心为重,那么首先就是要尊重自己,用自己的眼睛和脑袋来确认是否“不得不说”。剩下的是怎么说的问題,小事、大事、别人的事、家族的事,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为什么读者要看、要知道或者想知道你说的那些破事?就是写出花来未必不是“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之下场。

更何况还要深明大义,可小说是用来深明大意的吗?

当然好故事不是平面的故事汇,好故事是有层次的,也是充满矛盾的,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犹如一个女人妖娆撩人,男人知道这不是老婆人选但又挡不住自身恨不得“即时办”。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一个道理。这种层面还只是感官的,再往下走或许因为各种原因还真就动心了,动心就牵扯到感情,动感情就是崩溃或者毁灭的开始。再往深处去,就是孤寂的冰河期,原来谁都救不了谁,偌大的人世间只有你一个

人怅然独行。然而这种情感又是共通的,无论是什么人物或者故事,熟悉的或者陌生的,读者才能流出自己的泪。

停留在感官系统的作品很多,本来就不是拿来走心的,老走心心会累啊。作为个体的作者,我前所未有地清醒:只走心,也只会走心。

并且,口子开得越小,表达起来才能够更加细致和从容。小说嘛,就是往小里说,却可以朝深处想,也就够了。哲学家和鸡汤君都说过人生没有意义,那小说岂不跌入尘埃底部的无意义?各种各样的读书节书香节鼓励民众读无用的闲书,小说就更加闲得不能再闲了吧?诚如一位我尊重的作家所说,好的小说不是结构式的而是生长式的(大意)。所以只要是自然而然,瞒天过海,自圆其说而没有漏洞百出,都让我有职业荣誉感。

曾经,有一位未谋面的朋友说羡慕我一个妇道人家用一支笔搞掂了自己。当时感到意外但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的确,如果说我误过苍生,文学却从未误我负我,给我快乐,赐我温饱,令我的家人和朋友更爱我。

还有我的读者,如果我们相遇,感谢你读过我写的故事。

最后,必须要感谢美丽的谢锦责编,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令我非常放心。认为漂亮女人就不专业是病,得治。还

要感谢我的朋友钟晓毅女士,她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所的所长,为我写了跋,多有溢美之词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谢谢你们。

是为心声,也是寄语。

鸳鸯。走糖。

鸳鸯是广式茶餐厅特有的饮品，一半咖啡一半红茶，一半是火焰另一半还是火焰。配合在一起是熊熊燃烧的口感。走糖是不加糖，走盐是不加盐，全走是不加葱姜蒜。全走那还吃个什么劲儿？泡面不放调料包吗？

经济不景气，茶餐厅的老板娘芦姨更加没有表情，跟她拜的关公相貌仿佛。广式茶餐厅都有挎大刀의关公彩雕，意在牛鬼蛇神不要进来。收款台有招财猫。店很旧了，一直说要装修好像也没钱装，黑麻麻的卡座伸手都可以撑住天花板，回头客不离不弃。芦姨说，怀旧？不好意思说省钱当然怀旧啦，便宜味正而已。不装修也就没法提价，所以云集着一票不景气的人。

当然，周槐序除外，他其实是一个时尚青年，喝咖啡至少是星巴克，茶餐厅也得是永盈、表哥这一类香港人开的店。时代不同了，香港人也向大陆同胞低下了高贵的头，先搞起了豪华版的茶餐厅，歪非无限用。来到这种随时会关张的老旧茶餐厅主要是前辈忍叔喜欢这里。

离分局近，抬脚即到。便宜就是硬道理。这是忍叔的价值观。

槐序喝了一口鸳鸯，把粗笨的白瓷杯顿回桌上，“全是共犯，我一个都不原谅。”他气呼呼地说道。

忍叔喝的是柠檬茶，他永远喝柠檬茶，冬天是热柠，夏天是冻柠。芦姨说你都不闷吗？忍叔目光祥和，微笑道：“白坐在这里，你肯吗？”言下之意是图便宜买个座位。芦姨白他一眼走了。对于这两个便衣警察，芦姨从来没有好脸色，她儿子丢过一辆摩托车，报案了也没有找到，于是得出警察都是饭桶的结论。禁摩都多久了？找回来又怎样？她还是记仇。

忍叔哼了一声，慢悠悠道：“你原谅人家，人家的人生就开出花来了。”

曹冬忍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整天说让人顶心顶肺的风凉话。他老婆都说，好好说话你会死吗？忍叔回她，他们死好过我死。潜台词是他心情不好会得癌。所以他升不上去，刑

警老狗。他的徒弟都像“长二捆”，刷刷刷地飞上天，只有他剩下一张大蒜嘴。

槐序没有说话，他常和忍叔搭档办案子，早就习惯他轻慢不屑的语气。

忍叔清瘦，慢性胃炎，总是一副阴沉的表情，但目光中的嫉恶如仇还是没有消失殆尽。

最近发生的一起命案，死者是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干部，痴呆症，但是身体非常健康。据说长寿都是和痴呆联系在一起的。居然死在医院的病房里。不可思议，那么安全的地方。对于老干部之死，院方支支吾吾，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果断报警。当时头儿就特别嘱咐大家把该带的都带上，估计心里也是觉得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最难惹，必须让他们抓不到任何把柄或说词。结果每个专业都好多装备，勘查车上坐满了人，好像是去医院大比武。

正经八百拉了警戒线。

老干部姓王，住单人病房。护工是一个中年的西北男人，不说话的时候都表情凝重。人死了，他更加表情呆滞。这个人称老严的人，第一时间被侦察员带走做笔录。

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得周到细致。大家都戴好帽子、口罩、手套和脚套进病房干活，拍照，甄别出物证。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十有八九是医疗事故，因为不像有不相干的人进

来过，老王全身上下又无伤痕，神态是一种解脱后的坦然。但是医患双方无法对话，该做的事情就一件不能少。

老严一遍一遍地回忆，死者老王前一晚还好好的，两个人看完电视，洗洗睡。半夜并没有什么动静，不过老严也承认虽然没动静但似乎有一只手拍过他的额头，他以为做梦翻身又睡过去了。他的陪床紧靠着老王的病床，首尾的方向一致，估计老王曾经有过本能求救的信号。但是说这些都太迟了，待他早上六点打好水准备给老王洗脸时，才发现情况不对头。

有经验的医生说，老王大致是凌晨三点至四点走的。

值班的医生护士也有责任，但又可以证明一晚上老王的病房并没有按过紧急急救灯，护工也没有报告有何异样。反而是其他危重病人忙得他们团团转。

初步判断既不是自杀，也不是他杀。想要得到进一步的结论就要做尸体解剖。老王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以及儿媳商量了一阵，铁青着脸同意了。

尸体被抬到本院的解剖科，由科里的大夫和法医共同参与，以求结果公正。

忍叔掏出一盒红双喜牌香烟，小周便起身到茶水柜拿来一只烟灰缸。茶餐厅另外一个特色是偶尔服务自理。芦姨的脸色分明写着，又没有什么消费还差着服务生走来走去。

“可以结案了吗？”小周望着忍叔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根本问不出什么来啊，就算我觉得他们是共犯。”

“人心案讲的是道德，又不归我们管。”忍叔的鼻子嘴巴一起冒出白烟，香烟顿时没了半截，他说是企图戒烟时落下的毛病，复吸就像报仇一样。所以做不到的事情还是不要许愿。

“死者家属好像不肯罢休似的。”

“他们当然想敲医院一笔。”

“扯皮啊？”

“一定的。”

两人都不再做声，烟雾环绕中。

周槐序是单眼皮男生，典型的五官端正，头发剃得很短，右侧一边的鬓角上方还剃出一道闪电的纹路，配合他小麦色的皮肤，外加两成天然呆萌，还真是帅得惊动了党中央。他一米八七的个子，一直坚持铁人三项的训练，六块腹肌、人鱼线什么的都有，一眼看上去醒目标青。

小周的年轻不在于岁数，虽然已近而立，但眼中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。所以是早晨的阳光，灿烂通透。一个人，若是明了了这个世界大致的状态是灰色，那得多老？多沧桑？像没有朋友的忍叔。

虽然高大威猛，小周也有心细如丝的另一面。他第二次来到医院之后，就发现了护工这个群体比较复杂，自成江湖。

首先是人物众多，应该是大量的需求决定的。内部又分两类人，一部分是病人自带的，属于生护，只占少数。另一部分是护士长手下的护工队伍，这个队伍才是真正的生力军。通常人们因为各种疾病住进医院，一时间到哪去找有一些护理常识的保姆？求助科室理所当然，护工队伍也就日益成熟。他们看似松散却有无形的组织，有统一的价格，当然医院要抽成，拿不到全额报酬。好处是熟护，知道医院的各种规矩和门路，有欺生的本钱。

护士长并没有时间管人，这样就有一个熟护头目上通下达。而具体到死者老王这个科室，熟护的头目是护士长的远房亲戚，因为工伤跛足，干不了重活只好做小头目，吃点小钱。但他能量还蛮大，沾亲带故的招呼来好多人。这些人看上去并不怯场怕生自在很多，可以互相照应，以院为家。跟城里人的关系有点反客为主。生护的出路就是要么巴结熟护，请求指点；要么搞不清状况处处碰壁。

老严是熟护这边的人，但是刚来不久。

而且他接手老王才第三天。之前的男护工是生护，据说跟着老王五年了，陪着住院也有两年上下。人称老刀，不知

是姓刀还是脸上有一道疤痕的缘故。有疤痕就一定是刀疤吗？这个想法曾经在小周的脑子里一闪而过。当然这并不重要，只是便于记忆，尤其是对一个不曾谋面的人。老刀回老家四川了。

尸检报告出来了，结果出人意料。

老王是急性肠壁坏死、穿孔、破裂大出血，整个腹腔都是屎。说白了就是憋死的。后来，听说解剖科的走廊恶臭了三天，气味始终挥之不去。

跛足人说，老王生前的护理，有一项就是要用手给他抠大便，因为他有严重便秘，都是老刀做这件事。但是老刀因为工资的问题跟老王的儿子小王大吵一架，就生气说不干了。本意是想拿住小王，逼其让步。没想到小王转身找到跛足人，叫他另找一个护工。老刀当然生气，两天没给老王抠大便，然后就走了。新接手的老严，是那种失去土地刚刚进城的农民，不怕苦活累活，就是大老爷们抠大便自己过不了这一关，虽然戴一次性塑料手套，也不是一般男人能干的活啊。于是也是两天没抠。人就憋死了。

小周对跛足人道：“你这不是知道得挺清楚的吗？为什么不跟医生说啊？”

跛足人道：“也没有人问我啊。”

“也可以跟护士长说啊。”

不语。

护士长也说，这是太简单的事了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会给老王灌肠。不至于搭上一条人命。

老王的家人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愤怒，医院这一头当然是护理和管理上的责任，另一头牵扯出护工这个群体的黑暗、复杂。可以说熟工部分的人，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件事，但是他们一律闷声不响。就是仇富心理嘛，报复城里人，情绪杀人嘛。一开始，小周觉得病人家属悲愤交加，言重了。但是找熟护工一个一个了解案情，还真让他无语。

科里有会议室，宽大的黑色实木桌椅，小周和忍叔并排而坐，面前摊着笔记本，神情严肃。隔着办公桌对面孤零零地坐着调查对象，应该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威慑力。第一个正式谈话的就是跛足人。

可他表现得很轻松，眼珠乱转，嘴角还有一丝隐蔽的笑意。

问他老刀的情况，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啊，难道找到四川去问他抠大便的事吗？问他为什么知情不报，他说每天发生那么多事，谁知道哪些该报哪些不该报？不按时给病人翻身就会长褥疮，报不报？一次两次死不了，但总有一天伤口会恶化感染，人也一样死掉。还不是跟你们一样，民不举官不纠。

乡里乡亲的，你就不怕老严吃官司？

怎样？过失杀人啊？

而且你还连累了护士长，说不定要查你们这一块到底怎么回事。

怎样？间接杀人啊？

小周一拍桌子，火道，你想怎样？到底是谁在办案子啊？！人都死了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愧疚呢？

跛足人翻了个白眼，闷头不语。

忍叔用眼神制止了小周。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好像小周在和跛足人演对手戏似的。

后面进来的人，就是那些沾亲带故的熟护工，也是满脸的讳莫如深，装无辜，冷漠，沉默，看到别人家倒霉莫名惊喜的那种表情，关我屁事的死样子等等。仿佛他们的人生充满暗语和故事，对面的那两个人才是傻瓜蛋。

这个社会，还有善良的劳动人民吗？

一股咖喱特有的香味飘了过来，这让小周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

茶餐厅的壁挂电视正在插播新闻，有一段视屏触目惊心，只见一个原配夫人把一桶汽油泼在小三身上，打火机一闪，当街爆出一个火球。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。原配夫人干完这事，歇脚一般地坐在马路牙子上，喝下一瓶“毒卒”，

然后口吐白沫，一边失去意识一边亢奋地喋喋不休。因为抗拒救治，在急救室里，两个警务人员还分别按住尊夫人的左右手。

太过决绝，众人已经忘记评判和谴责，统一的神情是傻掉。

隔了好一阵，只听见忍叔咕咚喝了一口柠茶。

终于凝结的空间恢复了嘈杂。这样的社会新闻已然是咖喱里面的薄荷叶，绝配的谈资。无论是食客还是服务生都有自己的感慨。女的一边，大多认为也应该把那个男的烧死。男的一边认为那么神经质的女人怎么可能不离婚？

半天不出声的芦姨突然一声叹息，熟人们都看着她等待高见，她欲言又止，又不愿辜负大家只得小声又无奈道：“好多事，也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”

忍叔咕咚一声又喝了一口柠茶，抹了一把嘴对小周说道：“听到没有？不要相信你看到的。”

小周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